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四

眉山蘇軾文七

記

超然臺記

寶繪堂記

眉山遠景樓記

石鐘山記

衆妙堂記

喜雨亭記

中和勝相院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中和勝相院記

中和勝相院記

中和勝相院記

中和勝相院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四

眉山蘇軾文七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瑋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

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

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餘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滌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

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黃道周曰此篇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免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

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歐陽修好金石文字，為集古錄。朱子議之，軾謂書畫當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去而不復念，乃能常為吾樂，而不為吾病所見，加於修一等矣。然猶未足為言之至也。唯曰：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斯實千古至言焉。先王之經曰：惕若曰懼，以終始，曰畏天之威。

曰用顧畏于民若古之聖人未嘗頃刻忘其懼思者不懼以思則道心息而天命不流行於吾心矣而語則曰樂在其中矣又曰知者樂又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嘉與門弟子也又曰回也不改其樂夫能樂與否何關學問而孔子顧乃反覆申重昭示後世寧不與經之言教人懼思者不相侔哉曰此固天人所由判恒性物欲所爭為低昂者也夫人自有生而後物至知知以至物至而不知之日其間固唯以得其所欲為樂耳欲之而不至斯不樂矣欲之有至有不至而至者不足樂不至者致足不樂矣欲之而

即至欲之而皆至而至焉者必不能如其所欲者之大且多則亦終無有樂矣況乎樂從欲而至者其不樂之根即潛伏於可樂之境而先後至焉如掌之反覆然則是以欲為樂者其人自物至知知以至物至而不知之日其間究無一息之樂可斷也如春蠶作繭如秋蛾赴燈日求其樂日得其苦之死而卒不悟可不謂大哀乎自非廓然無欲舉世間之所假名為樂而日之乎苦之途者蕩滌淨盡消融無餘則孔子所云之至樂真樂安得一躋其哉也軾言微物皆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然則留意於物者

獨有苦耳安得樂耶學者誠有悟於此之無往不得其為
苦然後可以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然後可以終身之憂
與終身之樂並行而不悖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
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
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
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
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
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
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
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

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

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眾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

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者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朱子謂韓愈作滕王閣記篇末云：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蘇軾作遠景樓記結處大意畧同，祖愈之意而為之也。今按為記必叙其地之景物而愈未至，滕王閣軾雖眉人而宦徐遠景樓之作，軾所未見，其不可懸擬一也。故其結處暗合，蓋古人文辭尚實事同則語同，非有意摹繪昔人之謦欬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

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

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軾自跋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礫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

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者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朱子謂韓愈作滕王閣記篇末云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蘇軾作遠景樓記結處大意畧同祖愈之意而為之也今按為記必叙其地之景物而愈未至滕王閣軾雖眉人而宦徐遠景樓之作軾所未見其不可懸擬一也故其結處暗合蓋古人文辭尚實事同則語同非有意摹繪昔人之謦欬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

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

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軾自跋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豁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礫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

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某日，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雜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

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湏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

聖四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嘗怪東坡脫屣生死無一物可以膠其中。平生貴賤險夷履之一如遇。可以為民請命者。則一往無毫髮顧藉心誠。為有見於道者。而好導引服氣。似不能無惑於長生之說者。良不可解。及讀此記。而乃釋然。夫生死之等於夢覺也。審矣。然死不得謂之覺。而生亦未始非夢。生死皆夢也。唯原始要終。而知死生之說者。則為覺人。若夫長生久視。縱有其事。要亦是夢。而非覺。夫夢之中。或徹夜如一息。或一息成經年。長短皆非真實。又豈得謂短者夢。而長者非夢。

耶軾之為導引服氣蓋亦在夢言夢而已此於道士何德
 順之請記衆妙堂也特為夢語以答之然其夢語固長生
 久視之真訣也

聖四十五月十六日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
 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
 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
 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
 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
 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
 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
 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

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

吾以名吾亭

記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此記篇末數語。殆取義於此。斯義也。其下學立心之始。上達天德之基乎。夫士庶人有善。曰。惟我父母師長之教訓。子弟之道當爾矣。然為其父母師長者。本所不有。而受此空言無實之名。亦胡為者。況天子之於諸侯。諸侯之於卿大夫。又非父母師長之比。而欲其下之有美。必歸於上。抑已隘矣。為君之道。唯在知人善任。百辟卿士。乃一人之股肱耳目也。

耳目聰明股肱恭重便是天君之至正寧見股肱耳目日
頌其天君曰吾所以能然者皆天君之教訓哉至於讓德
於天益若濶遠天之為德其諄諄然命之乎乃曰斯義也
下學立心之始上達天德之基何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又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若是乎聖人之日
以善望人也雖閭巷細民曰爾善則欣然喜曰爾不善則
怫然怒若是乎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無不欲善之出於已
也人人皆欲善之出於已而聖人又日以善望人而善之
名遂為人類所必爭雖君臣之嚴分父子之至親亦且心

相競焉而不顧豈非蘄善而大不善乎莊子曰為之仁義
以矯之則并其仁義而竊之者也聖人立教盡絕其有我
之私而習之於忠孝之路士庶人有善則歸諸父母師長
而已無與諸侯卿大夫有善則歸諸君上而已無與不使
絲毫有所係累以啟其殉名喪實之漸而惟日孜孜惟善
之從豈非下學而上達歟且為父母師長者固必又有父
母師長也父母師長固皆不有也卿大夫之上有諸侯諸
侯之上有天子天子之上有天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不有
夫人不有而天有乎天固妙萬物而不有者也軾故曰造

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也雖然妙萬物而不有萬物是以大有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於是大善而豈區區焉斤斤焉飾貌矜情以諧媚君父矯誣上天云爾哉軾斯記也幾於道矣而茅坤謂之滑稽儲欣謂之淺製洵乎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也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

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剗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而頸發。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

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

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

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

惜也。昔之君子，良書之難而今之君子，亦書而不貴。古之立言者，將以詔天下後世以行也，故曰行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孔門弟子，子貢為多學而識，而問一言可終身行於孔子，若是乎古所為學不在多言，唯力行何如也。當是時，書蓋至少，世衰道微，家為書而人為說，寢以多矣。孟子息邪說，放淫辭，荀卿歷詆以為非古也。至於祖龍一炬，玉石俱焚，此文字之一變也。漢世收亡拾燼，至於東京，士多以說經進，故有經明取青紫，如拾芥。經不明，不如歸耕之語，是以先聖之法言為富貴之捷徑也。此文字之又

一變也。魏晉尚清談，蔑經典，迨及六朝，雕琢曼辭，六經掃地，此文字之又一變也。然而經生守殘，把闕綿延，不絕。昌黎韓愈思振其衰文，則近古於遺經，有志而未逮。然學者知有古文矣。此文字之又一變也。宋承五代之凋敝，穆脩歐陽修復振昌黎之業，當是時，書蓋汗牛充棟矣。經學藝文雜糅，並列蘇軾繼歐陽修之後，其所見聞大畧相仿。觀此記可以論其世也。濂洛關閩諸子出，始斥俗儒記誦詞章之學，求先聖先師之意於遺經，斲物躬而淑世，士風丕變。然當其身為俗所排目之為偽學，顛躓困窮，不得施於

天下及其歿也天下知宗尚矣而富貴捷徑即出於道學一途轉可空談性命束書而不觀此文宇之又一變也自明迄今人誦程朱家崇孔孟尊經之效越漢邁唐然而經不必窮行不必考更亦不必高談性命但能帖括即取富貴更無妨於束書而不觀此文宇之一變也嗚呼古之立言者所以詔天下後世以行也行也者孔子謂之行已蓋已之事而無與乎人者也若是乎古之有書所以教人學聖賢今之有書所以教人取富貴取富貴又不必其實而徒貌其名書之設豈端使然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五

眉山蘇軾文八

上書狀

上皇帝書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上神宗皇帝書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五

眉山蘇軾文八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

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緼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

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書年月無可考以意逆之當是熙寧三年冬至軾時直
史館判官告院新法初行牟利者並進軾因冬至奉賀而
上書舉易義以諷諫言利心之不可動宜安靜以養和平
之福明年正月諫買浙燈而見納議學校貢舉而召見軾
以為上信我矣乃兩上書極論新法並不見用又假進士
策問擬為對策語再上安石滋怒出之於外合數篇觀之
可見其進諫之次第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
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
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
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
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
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
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
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

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

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
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
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
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
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
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
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
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

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
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
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
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
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
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
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
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
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

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

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

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本傳熙寧四年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之軾上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

召見問政事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其後安石卒更定其制迄今六百年無復以詩賦取士矣朱子云詩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蓋學者說經志在獵取功名而非求通於謨訓以漫調不可方物之語而托之經義故曰侮聖人之言也宋時其弊已是如此夫欲山陬海澨皆知絃誦六經不以取士其道無由經義未始非善制然人之通經與否觀其詩賦豈不能知果是真金則盤盃釵釧何者非金奚必專求之礦沙礦沙亦有

銅鐵不知者獲則取之矣。軾議非謂經義不如詩賦。蓋謂詩賦行之已久。不必改用經義以得人之道。全不在此耳。古之取士。自較後世精密。然亦必廣收。而器使以漸陶鑄。而成其材。若謂所取萬不失一。則雖堯舜之世。亦未必能之。敷奏明試。捷記侯明。書言之矣。然共工驩兜之屬。又何自來。獨非堯舜所取之士耶。聖人亦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已。教之不厭其詳。而取之不嫌其廣。誠學校明而風俗厚。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自必輩出。不在貢舉之改法也。軾議實為至允。

其口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

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

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

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
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
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
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
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
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
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
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
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

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
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
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
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鷓
鴒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
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
詔造銀盃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
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
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

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恐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下。軾既以議學校貢舉事稱旨。遂諫買燈。以嘗上意復見納。乃言新法不便。狀今考此篇。可謂剴直無忌。橫批逆鱗矣。而神宗聽之。如轉圜。及論新法不便。指斥安石。則御史即撫其推官職事。按問既不得。織芥過。則使之危。不自安。求知外郡。到官歲餘。李定舒亶輩。即希風承旨。誣以謗訕朝。

廷下獄論死。歐陽修謂言人主過失。易言權臣過失。難豈不信哉。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
 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
 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
 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
 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
 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
 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
 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

聖祖御評
 一書萬言意甚
 貫串而不失之
 復詞甚矯厲而
 不過於激不獨
 經濟之裕抑亦
 文章之雄

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恐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

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遁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

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

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

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

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

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

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

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

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

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益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

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

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
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
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
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
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
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
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
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
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

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
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肖為且今法令
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
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
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
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
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
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
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予賦斂之數以定兩稅

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

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

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現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

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法。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

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

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以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

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
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
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
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
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
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
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
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
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
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
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
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
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
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
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

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

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

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

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畱○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

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况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

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斯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

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肖。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聾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

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酌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

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

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

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

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天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

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晷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黃震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

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迅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大息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

茅坤曰按蘇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書不同老泉當仁廟時朝廷方尚安靜曾德澤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攬威權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急富

彊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省紛更持寬大然次公之言猶紆徐曲與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公更勝其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如陸贄讀古人文章須於此細細權衡方得他下手處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六

眉山蘇軾文九

上書

再上皇帝書

擬進士對御試策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外都南論西夏書

外都平賴用兵書

再上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眉山補種文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六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六

眉山蘇軾文九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

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

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

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

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

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

維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所損者府庫如疴癢之在皮膚聚斂之臣實傷國命則膏肓之疾也

王安石以堅復敢為之性有博聞強記周給敏捷之才用其前無千古後無萬年之意行忍驚躁擾違天拂人之事收名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徒相與蚤作夜思力行不倦以成有宋一代聚斂之臣宋神宗一見竒之遂同魚水君臣戮力勵精圖治而卒至於大亂自古亂亡之國大都般樂怠教意不在國與民而致土崩瓦解未有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斬躋世於三代之隆不得小治乃得大亂且基禍以亡如神宗安石之竒者也大學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不綦要歟於此不明則源之不清流千里而

皆濁神宗天姿英銳過人而未嘗學問人有言富國在節儉不在培克者則曰豈有天子着得破皮鞵便能富國之理不知兩漢盛時百姓殷阜至於適千里不持糧豈非弋絀大練之所致歟夫六宮弋絀大練其所留餘幾何然百姓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意四海之內競以儉相高以奢相誚則弋絀大練之所留餘被四海矣使神宗果著得破皮鞵豈能不富國奚若天子收農夫之債息宰相奪販豎之竒贏至今為笑哉新法既行司馬光力爭不得辭樞密副使不拜乞外乃出知永興軍到官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

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占固權寵嘗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顥觀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

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親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蚤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觀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是是為竊盜臣雖無似不忍身為竊盜今陛下唯安石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愚則愚是則是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詰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罪同范鎮則乞依例致仕若罪浮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光極諫如此而

神宗卒不悟信用安石愈深以致海內蕭然生靈塗炭光
所言軾上書指陳其失者即此二書也其後安石捃摭軾
罪不得乃以詩句為謗訕繫御史臺獄幾死矣

擬進士對御試策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
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
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
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
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
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
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
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

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

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沉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

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

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忽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

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夫。陛下苟

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

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

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

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

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揅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揅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

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

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陀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

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

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
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
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
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
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
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
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

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
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
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
屈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上對。

軾兩上書言新法不便不見省復擬進士對策上之以冀
神宗之一悟考其時軾官權開封府推官耳踈遠下僚非
若兩制大臣與國同休戚而勤拳懇款無異陸贄為內相
時非其忠孝天性鬱於中而發作於外視民之疾若若已

身之痼瘵者而能然哉至若必敬天必從衆必法祖宗三言豈特為宋神宗之良藥實萬古帝王之法語矣

土權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

上則將相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寘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

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善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

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

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肝。食。者。

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彛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

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鬻魚鼈以為饕餮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

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

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斂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

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

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有宋三百年。第一篇文字。其云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奏捷。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饋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辭。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鬻魚鼈。以

為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此百餘言直可上配六經特再錄之於文後以為警心怵目之觀

黃震曰歷序神廟朝用兵次第其言哀痛切至真可為萬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生事者之戒

楊慎曰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以避害而趨利常此書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況以當今時事天時觀之昔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不煩以眾入致翻之

張英曰伉爽淋漓命意圓湛而體格端重詞氣豐裕公文之似陸宣公者

勵杜訥曰歷述當日情事淋漓痛切利害較然一往波折纏綿尤見老成謀國惓惓無已之心

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

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免。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

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吳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

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綦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魏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

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

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切中機宜。雖老於行陣者。不能道故。知將相必讀書也。

中外無不稱其美而謝其意不報幸其



